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萬花樓 第六十三回 楊宗保中鎚喪命 飛山虎履險遭擒

當下薛德禮言道：“原來你是楊宗保。你若知時務，就應獻城投降，歸順我主，難道不封你一侯王之位？如不聽好言，只怕你此番性命休矣！”楊元帥大喝道：“逆賊，敢出大言！”金刀一起，光輝耀目，薛德禮青銅刀急架相還，真乃龍爭虎鬥，南北二員虎將，殺得難解難分。薛德禮雖是西夏國一員勇將，到底及不得楊元帥老當益壯，刀法精通。二人衝殺百合，夏將抵擋不住，大呼道：“楊宗保老頭兒果然厲害，本帥殺你不過，且讓你多活一天。”說著拍馬敗走，楊元帥大喝道：“賊奴那裏去！”飛馬追趕，薛德禮心下慌忙，即取出混元鎚回馬當頭打去，實有萬道金光奪目，楊元帥覺得眼花昏亂，閃躲不及，混元鎚打在左肩上，疼痛難當，拿不定大刀，口吐鮮血，翻身跌下雕鞍。早有張忠、李義二馬飛趕上前，一人擋住賊將，一人背了元帥飛逃回關。薛德禮催動西兵，卷地殺來，宋軍見元帥被傷，大驚四散。焦、孟玉先鋒抵擋不住，眾兵被殺得七零八落，三萬精兵折損一半。餘眾逃回城中，緊閉城門，嚴防攻打。再言薛德禮大勝回營，喜氣洋洋道：“妙，妙！楊宗保乃宋邦主帥，有名上將，本帥卻殺他不過。今被吾打了一鎚，也不過三天毒發而亡。今日除了楊宗保，懼什麼狄青！少不得也一同傷他性命，宋主還有何人抵敵，本帥豈不功居第一？”是夜，西夏營排宴，犒賞三軍，也不多提。

再表宋軍敗回城中，元帥受傷，範爺一見大驚，急召醫生看治。楊青氣惱得二目圓睜，罵道：“可惡叛逆奴才！戰不過元帥，用鎚傷人，真真可惱！”當日元帥倒睡床上，範爺吩咐緊閉城門。到了半夜，元帥昏沉不醒，服藥不效，大小三軍驚慌無措。範爺連夜修本，差岳剛飛趕回朝。若問薛德禮的混元鎚，乃是異人傳授，用毒藥煉成，如中了一鎚，由你英雄健漢，不出三天，定然血肉銷盡而亡，並無藥餌可救。今元帥被打了一鎚，遍身疼痛，死去還魂，也無一言說出。一身肌肉，漸漸消磨，可憐元帥一生為國忠良，今日死於肌消肉化，只留得一堆白骨。範、楊二人慘切傷心，文武官員、大小三軍，無不墮淚，只得收拾骨骸殯殮。範爺是日又上一本，即差沈達並送骨骸回朝。此時薛德禮因傷了楊元帥，領兵至城下攻打關門甚緊。範爺權掌帥印，發令四門倍加弓箭石灰砲火，日夜巡查。

慢表邊關危急，且說峨嵋山王禪老祖，清晨袖佔一課，已知西夏復興雄師，楊元帥被薛德禮用混元鎚傷了，化血身亡，路途遙遠，不能搭救。但薛德禮有此混元鎚，宋朝雖有上將，不能抵敵此鎚，即賢徒狄青亦難收取此鎚。不免打發石玉下山收取此鎚，以免西戎猖獗。

且說石玉居住仙山已經一載，習得雙槍純熟。只是憶念老母、岳父母、賢郡主，音信難通，他們那裏曉得我耽擱仙山。這一日見童子來喚道：“師兄，師父喚你，速隨吾來。”石玉應允，即隨童子彎彎曲曲來到禪房參拜，言道：“師父在上，弟子石玉參見。”仙師道：“賢徒免禮，我今喚你前來，非為別事。只因西夏將薛德禮有一混元鎚，非兵刃可擋，楊元帥中他一鎚，已經化血身亡。宋朝雖有上將英雄，難以抵擋此鎚。我今贈你風雲扇一柄，到邊關上出敵。他用鎚飛打過來，你即將風雲扇輕輕一拂，便可收取此物。那薛德禮乃巡海夜叉，凶惡星轉世，應得凶惡死亡。你今回關，與狄青賢徒一同立功，顯揚當世，方不負為師收留你二人一番心血。還有八句偈言相贈，是你一生結果。”言罷，袖出一柬，石玉雙膝跪下，雙手接過收藏。又道：“弟子蒙師帶上仙山，習藝已經一載，傳受槍法，已得精妙，深沾洪恩，難報萬一，即此拜別。”仙師道：“徒弟不須多禮了。”石玉叩樹已畢，起來又與師兄師弟拜別，藏好風雲扇，提著兩條三尖槍下了仙山。當日上山時，並無馬匹，仙師只得將雲架起，送到邊關。下了雲頭，石玉將師父所贈之柬，拆開觀看，並無一物，只有七律詩一章，詩曰：

仙緣無分不須求，叨福人間勳業優，
年少只遭顛沛困，中途卻喜戰功稠；
三番歷苦登王閣，二次平西進鳳樓。

早運未通道妒害，晚來除佞報親仇。石玉看罷，自言道：師父贈我詩偈，說我沒有仙緣，只可立功取貴，但少年災困，歷盡苦楚，方得成功。又許我能報父仇，但思龐洪奸賊，正在勢盛，未知何日可報不共戴天之仇。

不表石玉之語，卻說邊關楊元帥身亡，狄副帥病體雖然痊愈，然而還未強健，正在後營靜養。範爺早已吩咐，元帥身亡之事眾人切不可告知狄王親，眾人依言瞞著，狄青並不知外面緣由。西兵日日圍城攻打，範禮部已飛本進朝，不知何日救兵到來。有飛山虎乃一魯莽之人，大怒道：“西夏番奴薛德禮，他的混元鎚如此厲害，不知何物做成。待我駕起席雲怕進他大營，一刀結果他性命，拿了此鎚回關，發起大隊軍馬，殺他片甲不回，方報卻元帥之仇。”想罷，即稟範大人。範爺不許，道：“劉將軍乃粗莽之人，若不小心，反為不美，不可造次。”劉慶道：“範大人休得多心，我若刺不著賊，定然盜他此鎚，就不怕此番奴了。”範爺納悶不言。

是夜初更，劉慶駕上席雲怕，一到番營大寨四下一看，只見燈火光輝，是犒賞三軍，正在那裏吃酒。劉慶看見天色尚早，難以下手，按下雲頭，聽候一會，已是二更時候。只見薛德禮斜倚營帳中交椅上，醇沉大醉，眾將兵丁盡皆散歸營寨，近身只存一個番女。飛山虎暗喜，降到營中，悄悄步進中營，一到薛德禮身旁，正要拔刀行刺，只聽得一聲嬌喝：“刺客慢來！”

再表此女乃薛德禮之女，名喚百花，乃是一員女將，學得武藝精通，隨父行軍。是晚出營，伺候父親，吃酒已完，談論一刻，薛德禮醉得沉沉入睡，百花女也伏案假寐。忽見人影近前，喝聲：“刺客！”飛山虎反嚇了一驚，駕雲不及，被他一把扭住，掙扎不得。百花女原是將門出身，兩臂剛健。劉慶左手打去，他右手招架；右手打去，他左手招架，二人扭在一處。百花女道：“你這蠻子，誰使你來作刺客？好好說明，送你歸陰。”劉慶心涼意亂，猶恐他喊醒番將，只得說：“我乃宋營中虎將劉慶是也！只因吾元帥被薛德禮打了一鎚，化為血水身亡，是我忿恨，特來你營行刺。”這百花女見劉慶是位英雄，不覺有意，見父親鼻息如雷，輕輕呼道：“劉將軍，薛德禮是奴生身父，你今夜特來行刺，斷斷不能。這邊來吧！”一把扯牢而走。飛山虎暗思道：小丫頭好生奇怪，不知他拉扯我何故？此時只得隨他跑去，曲曲彎彎，到了後營。一看燈光如晝，侍女羅列。百花女吩咐眾侍女退去。這些小環互相評論道：“此位將軍不是我邦人，因何我小姐拉他進來？好羞人也。”有幾個人說道：“我家小姐未有丈夫，要扯此中原將來做夫妻，如今且先自敘會。”

不表侍女私言，再說百花女看中了中原將軍，四顧無人，呼道：“將軍請坐，奴與你細談。”劉慶見他姿色非凡，今又如此柔和，想道：他必有意於我，吾乃粗直之人，豈為女色所惑！況我已有妻子，你想我成親，真乃冰炭不交。”若問百花小姐生長外夷，年已及笄，有此美質，又因本邦男子都是粗俗不堪，所以尚未成親。劉慶雖非美男子，但比之西戎蠻邦也有高低之別，因此未免有心。當下又道：“劉將軍，你敢來深夜行刺，好生大膽！若非被我拿下，我父一命休矣；倘被別將拿下，將軍性命也難保了。”飛山虎道：“我行刺你父親，乃是兩國相爭，各為其主，怎顧得利害交關，倘小姐用情，放我回關，小將自是感德。”百花女道：“將軍既進我營，休思回去。”飛山虎道：“小姐此言何解？”百花女道：“將軍，奴看你是一位烈烈英雄，諒必武藝高強，今日邊關死了楊宗保，大宋還有何人保衛江山？奴勸劉將軍投順我邦，撇卻宋朝。”劉慶道：“小姐此言差了！你要我投降，今生莫想。”小姐道：“你若不甘投順，便休想回關。”飛山虎道：“既然小姐不放手回關，甘願一死。”百花女道：“將軍之言差矣！你既為堂堂丈夫，因何全無智量，倘投降我邦為官，美貌佳人卻也不少，覓一位與你配親，有何不妙？願將軍依奴勸言，是知機之輩。”飛山虎聽罷，冷笑道：“小姐，我劉慶豈是貪花愛色之人？而況已有妻子，那敢貪戀你邦佳人？今日既入你牢籠，有死而已，何必多勸。劉慶雖是粗魯之夫，乃是頂天立地之人，豈肯負君而降敵人，休得妄自思量！”百花女聽了，自言道：豈知此將有了妻子，我今囚禁不放他回關，且待明日爹爹發落。想罷，喚侍女數人，將這蠻子囚禁後營，好生看管，好待他心服歸順。侍女應諾，即時將飛山虎囚禁！此事慢提。

次日百花女梳妝已畢，來至中軍，拜見父親，說：‘昨夜二更時候，宋營中一將名叫劉慶，來作刺客，已被女兒拿住囚禁後營，稟知爹爹如何發落？’薛德禮道：‘可惡南蠻，竟敢混進大營，來作刺客。若非女兒拿住，幾乎一命不保，且押出一刀兩段，方不敢小覷我們。’百花女道：‘爹爹，此人乃宋邦猛將，倘得他投順，與我們做個裏應外合，此關便唾手可得了。’薛德禮笑道：‘女兒有此機謀，把他仍囚禁後營，勸他投順罷了。’

住言父女機謀，未知邊關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